



## 三星堆考古出土文物至今已超5万件

1929年的春天，广汉三星堆月亮湾，麦子尚未抽穗，鸣虫已经苏醒，我们可以想见，其时暖风翻起湿润土地上的绵延尘雾。位于成都平原西北的这片土地，此时，走来三个普通的中国农民。

“这是三个普通的中国农民，他们不知道今天的劳动会惊醒沉睡数千年之久的古蜀文明”。当地农民燕道诚，习惯性高高举起了锄头，挖沟——

斑斓的一坑玉石器，逐渐出现在他不解而惊诧的视线里。

这是三星堆文化在千年之后和我们的首次相见。

在肖平所著的《三星堆——青铜之光照耀世界》一书中，他用诗一般的语言，缓缓开始讲述这个激动人心的事件。

玉石随后流入坊间，“广汉玉器”名噪一时。据新华社信息显示，1986年，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1、2号“祭祀坑”，出土珍贵文物1700余件。青铜大立人、青铜神树、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……文物之精美、风格之诡谲，超出了人们当时的认知范围。

从此，三星堆名扬天下。

35年后的这个春天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公布，三星堆遗址再次发现距今约3000年的6座古蜀“祭祀坑”，发现大量重要文物，包括黄金面具、青铜人像、青铜尊、玉琮、象牙微雕、丝绸……这些文物不仅进一步说明三星堆的发达灿烂，更向人们展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相互交融的辉煌图景。

曾经，这里是中华文明早期互融发展的高潮。在新华社2021年3月23日文章《中国故事|三星堆：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》中，记者写道：

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，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，是中国西南地区目前发现的范围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、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遗址。广汉市曾有一景点名叫三星伴月堆。后来考古发掘确证

“三星伴月”所说的三个相连的土堆，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。

从成都平原出发向西北方向行驶，平原慢慢在身后消失，起伏的丘陵、拔地而起的高山，绵延到远处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龙门山。亿万年来，青藏高原板块向东南推覆形成这条天然分界线，西侧是雄奇壮美的川西高原，东侧是富庶的天府之国。

三星堆就位于龙门山脉西侧的平原上。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文明。在那个时期，黄河上游经历了一个小冰期，气候变得干旱，人们顺着江流寻找更加丰润的土地。一部分黄河上游的人群向南迁徙，来到了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（鸭子河）南岸三星堆这个地方，发现这里气候适宜，既可以渔猎，又可以种植水稻，因此他们定居了下来，与这里的原住民，以及逆流而上的长江中下游人群交流融合，成为中华文明早期互融的实例。

三星堆是中华文明早期互融发展的一个高潮，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地点，积淀时间长、文明发展程度高，同时孕育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。在神话传说中，古蜀文明历经了五个王朝，分别是蚕丛、柏灌、鱼凫、杜宇、开明。因多件出土文物上有鱼凫的图案，很多专家推测三星堆就是“鱼凫王朝”的国都。

“沉睡三千年，一醒惊天下。”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9年，1986年发现的1、2号“祭祀坑”出土金杖、面罩、神树、象牙雕饰等珍贵文物1720件。迄今三星堆历次考古出土的铜器、玉石器、金器、陶器和象牙等的数量已超过5万件。

这多达五万件的润前人手泽之宝物，究竟即将给我们透露怎样神秘而恢弘的过往？

我们的解码，就从这里逐一开。



■ 铜纵目面具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



■ 上图为1986年，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。受限于当时的条件，现场裸露在空气之中，没有被完全封闭保护起来（三星堆博物馆供图）；下图为3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摄的4个大小不同的“考古舱”。

新华社发

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、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接受新快报采访，他说——

### 首次“发现丝绸已化为灰土的痕迹” 证实蜀人丝绸也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摇篮

本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亮点，就是“发现丝绸已化为灰土的痕迹”，“这也是三星堆的新贡献”，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、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，在接受新快报《收藏周刊》专访时难掩兴奋之情。他说“用织机经纬交织出来的平纹丝绸，这在3000年前是很高超的技术”，“三星堆丝绸发现，最大的价值和意义，是考古佐实了文献记载的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5000年以上交流交融的文脉基因发展历史”。

以下为记者和谭继和先生的对话。

收藏周刊：谭先生您好。请问这次三星堆的最新发掘，您最关注到哪一点？

谭继和：最令我兴奋的是发现丝绸已化为灰土的痕迹，这是巴蜀丝绸实物考古的第一次新发现。它是用织机经纬交织出来的平纹丝绸，这在3000年前是很高超的技术。它的发现，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巴蜀丝绸的渊源，上承《山海经》记述的5000年前“欧（即吐）丝之野”（指成都平原）蜀人已掌握蚕吐丝的技术；下又为2000多年前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木制丝织锦缎提花机（世界上最早的织机实物）的创制，开拓了新路。后来的蜀锦绣、汉唐成都能够成为中国丝绸三大中心之

一，成都有“锦城”“锦里”“濯锦江”等美称，这都是三星堆丝绸技艺传薪火开新路的丝绸文脉带来的根基性影响。

中国是世界上丝绸文明唯一的始源国，“农桑文化”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独有特征。它的起源模式是满天星斗，多点、多源、多地域、多样化。四川也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摇篮。四川优越秀冠的“天府之国”农桑文化的数千年文脉，就包括三星堆时代的卓越贡献。我于2017年5月曾在《光明日报》发文论证天府也是丝绸文明的重要摇篮之一。那时河姆渡、钱山漾、红山文化都有最早的4000年至6000年前的蚕茧丝绸遗存或痕迹，唯独四川还没有。所以，我就论证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穿的是敲黼锦衣，上面花纹是“锦绣缎”，上绣织有鹏鸟、兽面等多种花纹，垂直飘逸，线条流丽。如此精美图案，非锦衣绸衣缎衣不可，“缎”也是蜀人最早创制。因此，这次发现丝绸实物痕迹，怎不令人高度兴奋？

三星堆丝绸发现，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考古佐实了文献记载的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5000年以上交流交融的文脉基因发展的历史。从五帝时代到夏商，黄帝螺祖之子昌意就与蜀

山氏通婚联姻，在蜀中若水生下的儿子高阳氏颛顼，还成为五帝之一。他的后裔大禹，就出生在西羌石纽，夏桀娶的也是岷山女儿琬和琰。直到商周，巴蜀与炎黄华夏两个部族集团联系都很紧密。古蜀国有五代蜀王，第一代先祖叫蚕丛，最早作为食虫部族，从食野蚕开始，后来发现它能吐丝，于是发明了栽桑丛聚养蚕的技术，故取名“蚕丛”，甲骨文的“蜀”字就是“蚕丛”的形象。而嫘祖颛顼高阳氏集团带来了中原缫丝织绸的技术。这两大集团的技术发明组合在一起，就是巴蜀丝绸发明的来源。黄帝“垂衣裳而治”的礼治文明，就包括巴蜀锦绣缎的贡献。三星堆丝绸是对长江上游古礼治丝绸文明产生、形成和发展的独特贡献。



■ “祭祀坑”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物。新华社发